



廣陵劍

梁羽生著

梁羽生 著

廣陵劍

目次

- 第十七回 恩怨难分悲侠士 (461)
 琴箫合拍觅知音
- 第十八回 别雁离鸿来锦瑟 (493)
 振衣弹铗上莲峰
- 第十九回 情深岂易轻挥剑 (529)
 梦醒何堪一抚琴
- 第二十回 滴水有情人已杳 (555)
 名山作伴愿终违
- 第二十一回 难补情天空有憾 (585)
 岂能琴剑两相忘
- 第二十二回 啼笑非非谁识我 (615)
 坐行梦梦尽缘君
- 第二十三回 缠绵思尽抽残茧 (640)
 宛转心伤剥后蕉
- 第二十四回 空有余情归故里 (664)
 为消宿怨入京华

- 第二十五回 三生缘结盟鸳誓 (699)
一剑诛仇侠士心
- 第二十六回 眼底群魔何足道 (735)
胸中九鼎一丝轻
- 第二十七回 痴男怨女情难解 (755)
伏虎降龙愿未酬
- 第二十八回 义结小王搜密件 (785)
但凭双剑斗凶僧
- 第二十九回 闪电绝招寒敌胆 (807)
追风快剑破重关
- 第三十回 其煎豆泣情何忍 (836)
风泊鸾飘各自伤
- 第三十一回 血仇未报须挥剑 (870)
心事难言尽付箫

第十七回 恩怨难分悲侠士 琴箫合拍觅知音

云瑚诧异道：“你怎么看得呆了？”

陈石星把信递过去给她，说道：“你看看吧，这不是很奇怪么？”

云瑚笑道：“嗯，这人的文笔倒是不错，书法更佳。他想和你结交呢。”

陈石星道：“我不是欣赏他的书法，我是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要找的是谁？你听过葛南威这个名字么？”

云瑚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爹爹在生之时，和我说过的一些武林人物，都是成名已久的人物。这姓葛的年纪比咱们大不了多少，爹爹自是不会知道他了。爹爹没有说过，我也不知他的来历。不过从他这封信的语气看来，他却是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也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人的。我猜他所指的人不是一柱擎天雷震岳，就是铁掌金刀单拔群了。莲花峰离此远吗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莲花峰是阳朔境内的名山，就象独秀峰之于桂林一样。阳朔离桂林不到一百里，快马一天就可来回。”云瑚说道：“照他信上所说，雷大侠和单叔叔可能就是在莲花峰上相会，而不是在桂林相会了。”

陈石星道：“依你看，他这话可以相信吗？”

云瑚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这个葛南威乃是咱们昨日在路上碰上的，那‘八仙迎客’中最后‘二仙’的那个男子，这是可以确定的了。”

陈石星道：“他的信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，是在湘漓分界处听到我弹琴的，他又带着玉箫，当然一定是那个识得我这焦尾琴的少年无疑。”

云瑚说道：“八仙迎客，定有盛会。葛南威既是‘八仙’之一，他约你到莲花峰相见，可知这个盛会定是设在莲花峰上。那么一柱擎天雷大侠和铁掌金刀单拔群偕同赴此盛会，那也是意料中事了。”

陈石星点头道：“你说得有理，咱们碰上的‘八仙’，每一个都是江湖上难得一见的高人，那主人自必更是奢遮人物。也只有能够差得动‘八仙’的人物，才请得到雷大侠和单大侠这样的客人。”

云瑚说道：“说不定雷大侠就是那个主人也未可知。”

陈石星道：“好，那么这个约会我是应该去赴的了。好在阳朔离此不过一天路程，咱们最后一天才去也还不迟。今晚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，先去侦查那帮在我旧家的瓦砾场中翻泥动土的是谁。趁着还有两个时辰，咱们小睡一觉，先养好精神吧。”

云瑚回转自己的房间休息。陈石星盘膝而坐，闭目养神。做了一会吐纳功夫，待到三更时分，轻轻一弹墙壁，他们的房间乃是相邻的，云瑚早已换上了夜行衣，一听到声音，便即穿窗而出。两人施展超卓的轻功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便溜出了那间客店。

不过半个时辰，他们已是来到那片瓦砾场中，周围静悄悄的但闻虫声唧唧。

云瑚说道：“似乎没人来过。”

陈石星道：“咱们本来是守株待兔，那‘野兔’不一定今晚就会自己撞来。不过希望虽属渺茫，也还是耐心守他一守吧。”

云瑚说道：“好，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藏。”

好在山上到处是奇岩怪石，就在瓦砾场的不远之处，便有两块形如情人拥抱的石头，中间恰恰有可以让他们容身的空隙。

过了一会，云瑚在他耳边悄声说道：“咦，好象是当真有人来了。”陈石星道：“先别声张，且看来的是什么人吧。”

片刻之后，瓦砾场中出现一个黑影。月色朦胧，看得不很清楚。但由于是陈石星很熟的人，定睛看了一会，还是认出来了。

他认出这个人之后，不由得惊奇之极！

云瑚悄悄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她从陈石星的神色之中，已经知道他认出此人。

陈石星在她耳边轻轻说道：“是一柱擎天雷震岳！”

来的竟是一柱擎天，非但陈石星没有想到，云瑚也是始料之所不及。低声问道：“出不出去会他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别忙。且看他做什么？”

陈石星本来已是不再怀疑一柱擎天的，但想不到来的竟然是他，这霎那间，他不由得又是暗暗生疑了。

“丘迟说过，一柱擎天嗜武如狂，少年时候，也曾想过拜张大侠为师。他是并不知道云大侠已经把刀谱和那几页无名剑法交给我的……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雷震岳手里拿着一柄铁铲，果然就在瓦

砾场中挖掘起来。

陈石星心道：“好呀，原来一柱擎天果然是个伪君子，真小人。他是不是和尚宝山等人串谋害我爷爷，我还未有确切证据，不过他觊觎刀谱剑法，却是行为可耻了。他既是这样的人，那么害我的爷爷也不为奇。”但他还未决定应该怎么做，忽见一柱擎天停了下来。

月色朦胧，隐约可以看见一柱擎天乃是弯下腰来拨弄泥土。

云瑚和陈石星咬着耳朵说道：“那个地方是咱们挖过的，他大概是看出咱们已经过来了。奇怪，他今晚的行事……”

陈石星冷笑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猜，当然是来找寻刀谱和剑法的了。”

云瑚说道：“纵然如此，内中恐怕也是别有因由。一柱擎天雷大侠我想是不至于贪图别人的东西的。”

陈石星道：“哦，你还相信他是好人？”不过，他的心里虽然不能同意，却也不愿在此时此地与云瑚有所争辩，以防一柱擎天听见。

云瑚用细如蚊叫的声音说道：“好吧，咱们先莫乱猜，且看他究竟干啥？”

只见一柱擎天哼了一声，伸直腰躯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只怕你们不来！”接着好似侧耳细听什么声音似的。

陈石星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他心目中的‘你们’是指谁呢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和云瑚到了桂林，难道他已察觉了我们的声息？”

一柱擎天忽地跑出瓦砾场，陈石星心头一震，只道已经给他发现，慌忙手按剑柄。云瑚却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：

“不可造次！”

一柱擎天身形一闪，躲在一块岩石后面，就在瓦砾场边，距离陈云二人藏身之处不过数丈之遥。

过了片刻，陈石星听得有脚步声跑来，来的是两个黑衣人，手中也是各自拿着一柄铁铲。

陈石星方始明白，原来一柱擎天是早已听见夜行人的声息了，他说的“你们”，是说的这两个人。陈石星不禁又是诧异，又是惭愧：“这两个人跑得这么近我才发现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本领，我和一柱擎天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！只不知这两个家伙又是何等样人？但看这情形，大概不会是一柱擎天的党羽。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那两个人已是踏进瓦砾场中，不约而同的都是“咦”了一声。

“看这情形，好象刚刚有人来过？”一个说道。

“咱们可要小心一些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听说各地的高手纷纷来到桂林呢！其中有渭水渔樵，有湘江双侠，有市隐人屠，有黄石道人，甚至有人说一柱擎天也回来了！”另一个人道。

“啊，那不是正邪两派高手，差不多全都来了？”

“就是呀，所以咱们非得特别小心不行。这些正邪两方的高手，不论哪一个人，都比咱们的本领高强得多！”

“但也正因如此，咱们非得赶快把宝物挖出来不行！否则只要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所在，那就糟了。”

这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陈石星亦已听得清清楚楚。声音似曾相识，陈石星蓦地想了起来，云浩在他家中养伤的最后一晚，在地下的密室中打死了一个闯进来的强盗，云浩就是因此凝聚起来的真气全都耗掉以至不治身亡的。在他

刚刚断气之后不久，有一帮强盗又来搜查，幸好未曾发现那个密室，就不知怎的似乎是给什么人吓走了。这两个人就是那帮强盗之中的两个。

“怪不得他们知道跑来这里发掘，他们是抱着侥幸之心，希望可以找得到云大侠留下的‘宝物’。不过我也别忙对付他们，且看一柱擎天怎样？”陈石星心想。

那两个人发觉刚刚有人来过，不觉有点害怕起来。正当他们在瓦砾场中嘀嘀咕咕，不知是赶紧发掘的好，还是暂且离开的好，一柱擎天雷震岳突然跃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下子就到了他们的前面了。

“你，你是谁？”那两个人骤吃一惊，想要动手又不敢动手。

“我是雷震岳。陈琴翁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朋友家中翻泥动土？快说！”雷震岳喝道。

“啊，原来你老是一柱擎天雷大侠，真是失敬了！我们是黑虎帮的，和毒龙帮也有点交情。”

“我不管你们是毒龙帮还是黑虎帮，也没功夫和你们拉交情、套关系，快回答我的问话！”

“雷大侠，我可以请问你来这里作甚吗？说不定咱们都是……”其中一个嗫嗫嚅嚅说道。

一柱擎天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也配管起我来啦！现在是我向你们问话，你们赶快回答，你们来这里挖掘什么？你们背后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好，好，我都说给你听。雷大侠，请你耐心听我们禀告。”那两个汉子装作非常恭敬的样子，让一柱擎天放松戒备之心，听他们“禀告”。忽地不约而同的突然举起铁铲，向一柱擎天当头砸下！他们并非不怕一柱擎天，恰恰相反，

而是恐怕说出真情，一柱擎天也不会放过他们。倒不如突袭偷袭，说不定侥幸成功，杀掉一柱擎天，他们也可以名扬天下了。只听得当的一声，一柱擎天双臂一振，两柄铁铲都飞上了半空！

一柱擎天的掌力不但把两柄铁铲震得飞上半空，那两个大汉的胸口也是同时如受铁锤一击，哇的吐出一口鲜血，呼声惨不忍闻！

陈石星看得不禁暗暗吃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一柱擎天果然名不虚传！就不知他是友是敌？”自忖自己虽然练成了无名剑法，只怕也是未必就能胜得过他。

就在此时，忽地又有一条黑影捷如飞鸟的来到了瓦砾场中，身法之快，比起一柱擎天有过之而无不及！

那两个黑虎帮的汉子如遇救星，连忙向这人跑去，齐声叫道：“章师傅救我！”

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个，正是从前御林军中的第二名高手，如今则是龙府总教头的章铁夫！

一柱擎天似乎并不认识他，脚步不停，长臂一伸，仍要抓那两个汉子，喝道：“旁人给我滚开，否则可休怪我不留情面！”

章铁夫纵声笑道：“你想杀人灭口么？”笑声中双掌猛的劈出，四掌相交，发出郁雷也似的声音，震得躲在数十步之外的陈石星都感到耳鼓嗡嗡作响。

看来双方竟是功力悉敌，一柱擎天晃了两晃，章铁夫倒退三步，方能稳住身。

云瑚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还在犹疑什么？咱们当然应该出去帮一柱擎天！”

陈石星尚在踌躇未决，低声说道：“一柱擎天不会输给

他的，咱们看一看再说吧！”不料就在这一瞬间，当前的形势又是突然一变。

那两个汉子躲到章铁夫背后，正自以为有了护符，不料章铁夫突然反手一掌，把这两个汉子一齐击毙！临死之前的惨叫吓得云翔也是不禁为之毛骨悚然！

一柱擎天喝道：“好呀，原来是你要想杀人灭口！你是谁？”

章铁夫笑道：“雷大侠，我是帮你下手。反正这两个人亦已给你的掌力震伤内脏，决计不能活了。何必还要让他们多吃苦头？”

一柱擎天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好狠的手段，雷某还要领教数招！”

掌风呼呼，砂飞石走。闪电之间，双方已是拚了三掌，最后一次双掌并不相交，章铁夫侧身一让，两股掌力向同一方向扫去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把一块石头打得粉碎。

云翔正想叫陈石星出去，场中却忽然罢手不斗了。章铁夫闪过一边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一柱擎天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章铁夫笑道：“久闻一柱擎天刀掌双绝，今日幸会，果然名下无虚。只是你和我拚掌，却是未免有点不大聪明了！”

一柱擎天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以为我斗不过你？”

章铁夫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咱们已经对了四掌，料想你也应该知道我是何人了吧？咱们再比下去，或许我是斗不过你，你要胜我，恐怕少说也得在三百招开外吧。再过两天，你还要赴莲花峰之会呢！在那个场合里，说不定还会有人与你为难的。我对你却并无恶意，你何苦为我耗损真

力？”

一柱擎天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阁下的混元一炁功也是我生平仅见，你太客气了，再斗三百招或许是我输给你也说不定。当今之世，有如此深厚的混元一炁功的只有一人，敢情阁下就是二十余年之前，与丘迟并称御林军中两大高手的章铁夫么？”

章铁夫笑道：“多谢雷大侠给我脸上贴金，章某愧不敢当。现在咱们可以好好的谈一谈了吧？实不相瞒，二十年前，我已是想结识你了，只恨无缘识荆。”一柱擎天缓缓说道：“多承抬举，你想和我说什么？”

云瑚诧道：“怎的雷大侠好象和他越说越客气了？”

陈石星冷笑道：“什么大侠，我看他们乃是一丘之貉！”他自忖双剑合璧，要胜章铁夫虽然能够，已是不易，倘若一柱擎天当真与章铁夫是“一丘之貉”，那只怕双剑合璧也是要败给他们联手了。是以心中纵然气愤，也还得谨慎为先。非但不许云瑚出去，且还摇手示意，叫她别再多说，免得给他们发现。

云瑚摇了摇头，看来她还是不敢相信一柱擎天竟然和章铁夫是“一丘之貉”，但发生在眼前的事她却也无法解释，只好依从陈石星的话，先看下去再说了。只听得章铁夫说道：“你一定怀疑我来这里做什么？”一柱擎天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要问你这句话！”章铁夫笑道：“雷大侠，你又来这里做什么？”一柱擎天哼了声，说道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！”

章铁夫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雷大侠是承认了来此的目的，是和这两个黑虎帮的目的相同了？”

一柱擎天道：“你也是这个目的吧？”

章铁夫哈哈笑道：“雷大侠，你猜错了。看来你是未曾知道！”一柱擎天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知道什么？”

章铁夫道：“张丹枫的剑法早已有了得主，你还在这里发掘，翻遍了每一寸泥土都是没有用的！”

一柱擎天似乎吃了一惊，亢声问道：“得主是谁？”

章铁夫道：“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。”

一柱擎天道：“二十岁左右的少年。他是不是姓陈？”

章铁夫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已经猜着是谁了。但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这小子是你老朋友的孙儿的！”

一柱擎天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得主？”

章铁夫说道：“就在不到十天之前，我刚和他交过手。”

一柱擎天道：“哦，你这次来桂林，为的就是要找这小子吧？”

章铁夫淡淡说道：“那也并非全是为他。”

一柱擎天道：“啊，对了，听说你是在龙大人那儿得意？”

章铁夫哈哈一笑，看来甚是得意，却不回答一柱擎天的问话，半晌说道：“雷大侠，你和我可能不是一条线上的朋友，但有一桩事情，咱们要是能衷诚合作的话，却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。你愿意和我谈这宗交易吗？”

一柱擎天道：“请说！”

章铁夫笑道：“桂林三花酒我是闻名已久的了，你请我喝一杯好吗？”

一柱擎天瞿然一省，笑道：“对，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，你来到桂林，我也该稍尽地主之谊，就请你和你的朋友到小处喝一杯吧。”

章铁夫哈哈笑道：“雷大侠，你真聪明，一猜就猜到了这宗交易还有别的朋友也要插手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吧！”

陈石星待到不见他们的影子之后，叹口气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话当真不错。瑚妹，你还说我错疑一柱擎天么？”

云瑚说道：“我还不相信雷大侠当真如此之坏，说不定另有用意！”

陈石星道：“什么用意？”

云瑚说道：“我也猜想不透。不过从章铁夫的口气之中，却可证明雷大侠并非一早就和龙家有勾结的。他不是说他 and 雷大侠本来不是一条线上的吗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但他们却要合谋害我！”

云瑚说道：“他们没有如此说呀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他们谈的什么交易？还能是别的么？”

云瑚说道：“虽然我亲耳听见他和章铁夫的谈话，亲眼看见他和章铁夫一同离开，但我还是不能相信一柱擎天竟肯与章铁夫同流合污，串谋来害咱们。好在反正最多不过三天，事情就可以水落石出。”

陈石星道：“你是指三天之后的莲花峰之会？”

云瑚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葛南威说，你在莲花峰上会见到你所要会晤的人，我想十之八九就是一柱擎天了。说不定单叔叔也在那儿，那时你可以当面问个明白。”

陈石星微喟道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！”

云瑚本来是相信一柱擎天的，但她也是不能解释刚才所

见所闻之事，陈石星是如此疑虑，她的信心也不禁有点动摇了，半晌说道：

“那么莲花峰之约，咱们去呢还是不去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去当然是要去的。不过，却也不能不小心提防。葛南威是怎么样的人，咱们也还一无所知呢。虽说看来他似乎是个侠义道。”

云瑚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你是害怕说不定葛南威也是和一柱擎天串通了的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但愿不是如此。”

云瑚说道：“倘若他们真是合谋，你这一去岂非自投罗网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我正在想个法子要怎样去呢。”

云瑚不敢打断他的思路，走了一会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已是踏过花桥，就将回到他们那间客店了。云瑚问道：“想出法子没有？”

陈石星笑道：“明天早上我和你说。”

云瑚嗔道：“你卖什么关子？”

陈石星笑道：“不是卖关子，这法子是否可行，要到明天早上方才知道。”

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那间客店，已是五更时分。云瑚胡乱睡了一觉，醒来之时，已是红日当窗。

梳洗过后，过来敲陈石星的房门，房内却没回答。店主人走来说道：

“陈相公一早就出去了，他说待会儿就回来的。你老先用早点吧。”

吃过早餐，云瑚在房间里等了又差不多半个时辰，陈石星方始回来。

“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云瑚问道。

“我雇了一条船，待会儿咱们就动身到阳朔去。房饭钱我已结算清楚了。你收拾行囊吧。”

“马上就去吗？为什么不走陆路？”云瑚不禁有点诧异了。

陈石星笑道：“你听过‘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阳朔山水甲桂林’这句话么？从桂林到阳朔，朔江而下，那是风景荟萃之区，咱们一叶轻舟，徜徉山水之间，可以从容浏览。倘若骑马从陆路走，那可当真是走马看花了。”

云瑚说道：“想不到你还有这样闲情逸致！”

陈石星笑道：“反正咱们留在桂林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。不过，我之所以要从水路去，当然也并非只是为了浏览风景。”

云瑚笑道：“你别以为我糊涂，我也猜想到了。葛南威约你三日之后在莲花峰相会，咱们要是从陆路去，恐怕难逃他们的耳目。你是害怕这个，对吗？”

陈石星笑道：“你很聪明，一猜便着。咱们提早坐船去，他们可能是想不到的。小船可以直放莲花峰下。我已算准时间，恰好在第三天的晚上到达。咱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上山。”

云瑚道：“咱们的坐骑怎么办？”

陈石星道：“可以留在桂林。”

云瑚说道：“托这间客店的主人照料么？你就敢这样相信他？”

陈石星低声道：“那个舟子是我的少年朋友，小时候我在漓江边常常和他在一起玩的。”接着笑道：“他初时觉得我似曾相识，可还不敢相认。后来我唤他的小名，他才大喜